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Y8
1873
v. 69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CTION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二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啓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

置官榷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鐵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已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爲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爲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

援處存赴鎮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爲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鎮相攻）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爲虜矣不若先除

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旣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爲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

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鎭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子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

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戣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

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召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
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
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
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
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
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
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詣
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
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
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

守石鼻爲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爲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

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　朱玫李昌符使山南
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它道以
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
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未鳳翔百官蕭
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
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
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
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丙申車駕至興
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
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

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
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
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戸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
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
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
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
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
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
什減七八九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
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墜綱紀騷

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

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玫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旨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
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戸部以淮南節度使高
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
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
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
諭河北戸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
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
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
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撿校司徒朱玫遣其
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

楊晟戰數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衞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於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爲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

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爲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爲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幷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

用表猶以朱全忠爲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別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鎭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鋋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熅冬十月熅卽皇帝位改元建貞遥尊上爲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

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熅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刑部

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熅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靖難軍節度使匽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匽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衞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

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煴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衞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

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秋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

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於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於靖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

所論至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
始服劍佩侍祠己酉祀圓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
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爲多不法上意不
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
宦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它日上與宰相言
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
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
前殿多養壯士爲假子使典禁兵或爲方鎮非反而
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衞國家豈反耶上曰
卿欲衞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

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悅它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爲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爲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

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心腹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衞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

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緜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爲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横出入嘗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　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靖難王行瑜鎭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鎭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衞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

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犇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月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犇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横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

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它

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此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

嗣覃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於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犇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皐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

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臧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於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於崖州段詡於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爲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爲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

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緇郎肩小字也
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鎭崔昭緯復
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
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
時鬻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
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鎭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
者爲二鎭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
鋋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
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
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

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衞數日歸鎭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

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鄜之孫也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已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與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縿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歸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令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

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　王重榮少子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表奏不許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隷左右軍郃陽鎮近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爲

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眾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

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之分請除王珙河中從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

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徙事見諸鎮相攻李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沒沙陀

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
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
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俱各撫本軍勿令搖動右軍
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
謀劫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
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向晚繼
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
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
將本軍於樓前侍衞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
衣著於樓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宮門煙

炎葹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衞旣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衞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鎭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爲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戶部尚書判度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彥若王摶至莎城甲

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衞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禮者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

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傒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衞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

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　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忠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鐇爲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勖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它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　以護國

留後王珂盧龍留守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　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　九月癸亥孔緯薨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撿挍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

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昭緯爲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靖難節度使趣令赴鎭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上遷居大內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鎭西李罕之擊鳳翔兵

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
降於克用　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
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
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
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
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
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
文建赴鎭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
克用旋軍渭北　加靖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於雲陽　乙未進李克用

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關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

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
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曏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
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
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
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
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
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
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
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以
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踈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寃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衞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

急於河東六月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

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三年矣西距長安不遠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爲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

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爲賊臣
弱帝室是不爲李茂貞所擒則爲朱全忠所虜耳因
奏將與隣道發兵入援　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
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
可致太平上以爲然乙丑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
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丙
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鎭湖南韓建之
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表迎
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
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

建懼復奏召胤爲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爲硤州刺史崔胤恨扆代己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靖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

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
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
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
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
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
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
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
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
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

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有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爲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

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
無得入宮詔悉從之建旣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
悅乃奏請立德王爲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
祐爲皇太子仍改名裕　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
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爲寧塞節度使　二
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爲祕書監朴旣秉政所言皆不
效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
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
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

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

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自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

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爲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　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爲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　十一月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

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户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奬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彦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

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
歸長安詔以韓建爲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
建使都將蔡思敬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
州爲興德府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
天下改元
張溥曰田令孜結朱玫李昌符以抗王重榮也
自謂內挾天子外援强藩河中雖有功可以力
屈不意李克用助之也晉陽師出令孜勢危不
意玫昌符復背之而與兩鎭合也玫昌符交鬬

中人後爲亂賊仁義節制彼則何知特以令孜窮兇天下憤疾耻爲之用合而聲討乃信君側奸回非獨英雄痛心孚號必誅卽亂臣飛揚羞與同列也僖宗當黃巢入寇爲令孜所刦倉皇失國賴克用戡難反旆長安令克用等罪狀令孜志淸宮禁寧有異心執罪人歸之宗祏不驚鱷鯢克殄四海望治此其一時乃乘輿見脅遽幸寶雞僖宗一身繇令孜而再遷京師無主朱玫懷貳竟奉襄王熅以拒朝廷棄共主於草莽號支子爲新君昌符內攜讓能進策克用移檄

滌洗重榮討賊自贖二叛立翦車駕復還然使
僖宗不弃四鎮效順誅止一豎天下已安何至
朱玫萌推戴之私襄王微非望之福同枝血刃
三輔流離哉是以興元之難論者罪不首玫而
首令孜也昭宗嗣立權繇楊復恭縱恣放辟多
樹養子謀作不軌闕下橫兵儼爲戎首李茂貞
王行瑜韓建等上表請討稱名最正孰知豺狼
成性無異復恭憤形書表變起都亭杜讓能之
貶死冤於晁錯李谿韋昭度等之賊殺酷於武
元衡廢立將成神器不保克用更奮義師行瑜

授首乘㧙疾舉鳳翔可平忽詔息兵茂貞建又驕不可馴嗚呼李懷光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鎮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順而歸國二臣均功高行事何不侔也然懷光犯闕身禍旋殞克用東歸國難未已宋儒又恨其徒執硜硜小信不蕩清岐華入輔朝政要當諸鎮無君之日晉陽獨恪恭奉命彼所持未始非純臣之義惜昭宗自爲者愚也令孜專橫昭宗爲壽王時受其鞭抶及即位反曲赦之王建先誅以聞表謂當路斬蛇事非利己將相

在閫外有不得已而專之若此者亦權而合經
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三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楊行密據淮南

唐僖宗中和二年　初淮南節度使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頗言公私利病駢益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

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以術干駢無所遇貧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辨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聞其腥穢多來近之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

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遣劒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潛於它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灑於庭宇如格鬭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恵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勝也近得上仙書云有寶劒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

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嘗置坐隅用之自謂磻溪眞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婿也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眞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日夕齋醮煉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舉動禱祈及得

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說駢作迎仙樓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閤高八丈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嘗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悟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即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横閭巷間謂之察子

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貲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用之猶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

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然後見
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
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
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
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
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
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
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
自代駢以行愍爲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
之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

橫甚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無相累用之衙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爲時面數其罪嘗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使人爇其室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用之密以語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爲備舉軍盡殪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

四年春三月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疏呂用之

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濆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濆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濆出入後月餘以濆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濆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

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神福洺州人也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澽不能守棄城走騈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

光啓二年夏四月壬子朱玫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五月以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騈同凡騈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騈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

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　冬十二月壽州刺史張翱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於褚城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𢦏廬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

三年夏四月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爲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師鐸有美妾

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
鐸慙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
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
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爲無是事神劍
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時府中藉藉亦以
爲師鐸且受誅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
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爲累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
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共疏用
之罪惡聞於其父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
公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宜備之師鐸

問神劒曰昨夜使司有文書翁胡不言神劒不寤曰
無之師鐸內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
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
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
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
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
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劒以所得委曲神劒驚
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劒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
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
復不行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

頭事此妖物邪要冎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遽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爲行營使爲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爲行營副使神劍爲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爲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呂用之匿之　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

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卻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駢登延和閣聞喧噪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衞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師鐸退屯山光寺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爲帥會師鐸館客畢慕顔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

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君可選一温信大將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往必不利於己甲寅遣其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之委曲及用之誓狀幷酒殽出勞師鐸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奸惡披泄積憤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於寢室久而後

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
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
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衞將
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
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無問朝
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
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家人餉之莫
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
將石鍔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幷駢委曲至楊子諭
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

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爲質駢恐用之居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師鐸入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於三橋北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

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
中及本徐州健將入見駢說之曰師鐸逆黨不多諸
門尚未有守者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夜自教
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然後發諸鎮兵還取
府城此轉禍爲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
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
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
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
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丙寅駢牒請解所任
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

或說師鐸曰僕射嚮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故順衆心為一方去害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總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則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乃机上肉耳奈何以此功業付之它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

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輕進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爲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散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爲衞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爲煨燼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自城陷諸軍大掠晝夜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爲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爲鹽鐵使積年

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塡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爲亂兵所掠歸於閭閻張陳寢處其中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眾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　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　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

用之詐為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眾攻之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 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眾歸楊行密及海陵鎮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眾屬焉行密眾至萬七千八

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事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秦彥閉城自守　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　秋八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廣陵人競以金玉

珠繒諸雄軍貿食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錦衾一得穅
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丁卯彥
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
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
我牙將李宗禮曰眾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
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眾寡大軍至此去將安
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濤趙州人也行
密乃積金帛麴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
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
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麴米伏兵四起廣陵

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煑革帶食之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劔高霸寨破之神劔奔高郵霸奔海陵　楊行

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顰蹙而已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

仙曰走為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為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韓問聞之赴井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飢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為蔡人所得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

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
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
飲酒座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宗衡將安仁義降於
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
頵之上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以城下乏食
與彥師鐸襲高郵　辛巳高郵鎭遏使張神劍帥麾
下二百人逃歸揚州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
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楊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
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楊行密恐孫儒乘勝
取海陵王寅命鎭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曰

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戸棄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部將余繞山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爲兄弟置其將卒於法雲寺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暀出走明日獲而殺之

呂用之之在天長也紿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乘其入靜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為節度使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裂立盡幷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胷桎梏而釘之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飢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眾二千人歸和州乙卯又命

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於廬州　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

文德元年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秦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幷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　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　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

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全忠乃止 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

夏四月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犇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 秋八月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彊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江侵其境

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孫端張雄爲趙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趣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眾救宣州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於九華破之乾之犇江西以雅爲池州制置使

昭宗龍紀元年夏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　六月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犇

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温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温朐山人也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鍠旣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　冬十月以給事

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　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十一月田頵攻常州爲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十二月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

大順元年春正月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　二月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師古兵敗而還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靑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敬言仁義頵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愼縣人也　三月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六月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爲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復爲仇敵　秋八月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錢鏐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犇孫儒　九月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爲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　冬十二月己

丑孫儒拔蘇州殺李友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二年春正月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　夏四月楊行密遣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

擊孫儒於黃池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孫儒軍於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安景思據滁州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安景思走　秋七月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檄藩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飢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

行密　八月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　冬十二月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亙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
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
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
思歸之心人心旣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友規廬
州人也　二月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
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鎭使陳可言帥部兵千
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
迎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行密別將又取潤州　夏
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
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

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以皁衣蒙甲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陣四鄰畏之行

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勖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它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

薄斂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　冬十一月盧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二年夏四月李神福圍盧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盧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　秋七月丁亥楊行密克盧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為效之　八月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

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
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
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
也　冬十月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楊行密以李神
福爲舒州刺史
乾寧元年春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
夏五月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楊行密遣行營都
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　冬十二月吳討畏杜洪之
逼納印請代於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
知黃州

二年春二月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三月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濛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濛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　丁亥行密圍壽州　夏四月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執刺史江從勖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汴兵數萬攻壽州州兵少吏民恟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

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
三年夏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壽州團練副使柴再

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公鐸爲右監門衞將軍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

四年春二月詔以楊行密爲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　夏四月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擁衆南保武昌寨　五月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朱全忠既得兗

鄆甲兵益盛秋九月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龎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趣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趣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為前鋒龎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師古恃眾輕敵居常弈碁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眾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

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眾皆潰葛從周屯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犇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犇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淸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

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
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
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行密由是遂
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光化元年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
請以朱全忠爲都統討楊行密詔不許
二年春正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
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朱全忠自將救
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殺千
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年加楊行密兼侍中

天復二年春三月上以左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爲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爲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爲奉國節度使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募弘鐸工人造戰艦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

墟久用今此無之顥曰第爲之吾止須一用耳弘鐸
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顥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聲
言攻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六月
辛巳顥帥舟師逆擊於葛山大破之　馮弘鐸收餘
衆沿江將入海楊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
之曰公徒衆猶盛胡爲自棄於滄海之外吾府雖小
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
慟哭聽命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
餘人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
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

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行密攻宿州久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楊行密始

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儭於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三年春正月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 三月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峰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峰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乘輕舟至灄口舉火炬於樹杪洪

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遣使語荆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制度如府署謂之和州載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掌書記李珽諫曰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仇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騎屯巴陵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

鄂圍解矣汭不聽珽䔲之五世孫也　五月戍汭行
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
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荆江口乘
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
其家皆無鬬志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
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當急擊之
壬午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戍將衆數千逆擊汭於君
山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獲
其戰艦二百艘韓勍聞之亦引兵去　初寧國節度
使田頵破馮弘鐸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爲巡

屬行密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頵兵彊財富好攻取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頵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仁義悉焚東塘戰艦頵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

延壽行密將尙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温將兵會之温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温奮擊破之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

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荀鶴池州人也　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付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

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人所辱赴火而死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

勝及暮合戰神福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於皖口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　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

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番陳而進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於黃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犇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行密以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

出戰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李神福爲寧國節度使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合肥駱知祥善治金穀觀察牙推沈文昌爲文精敏嘗爲頵草檄罵行密行密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文昌爲節度牙推文昌湖州人也初頵每戰不勝嘗欲殺錢傳璙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

肥人顒之婦弟也顒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鎭東都虞候

天祐元年春三月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秋八月淮南將李神福攻鄂州未下會疾病還廣陵楊行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爲招討使神福尋卒　宣州觀察使臺濛卒楊行密以其子渥爲宣州觀察使

昭宣帝天祐二年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

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眾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乃擲弓於地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　二月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冬十一月庚辰吳武忠王

楊行密蘉將佐共請宣諭使李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

張溥曰神僊之不可信也秦漢之雄主惑之猶有失況高駢乎駢家世禁衛名起落鵰討党項定南詔蠻數有功獨縱黃巢北渡反上書詬朝廷請車駕幸江淮及聞賊平鬱鬱無聊乃篤志求神仙以軍事屬呂用之逆節之臣病必狂易失心窈冥求福其猶狐祥叢祠之見哉用之鄱陽亡命役鬼賣藥諸葛殷張守一又以長年方進即彼所稱智不出爐鼎技不外薰濯而妄議

府政總置官屬愚且誖抑何甚也畢師鐸憤用之侵陵連鄭漢章張神劍起兵不因衆怒一鼓入城猶乞師秦彥受制他人誠出下策卒之高氏坎瘞秦畢同凶但見其害孰見其利楊行密少爲羣盜後據廬州師鐸之亂用之僞爲駢牒召援袁襲勸其乘時速赴兵次天長用之神劍咸來歸命多助之順始事已覯師鐸殺駢適資以名縞素舉哀其師壯直秦畢出奔行密安坐廣陵淮南四境皆爲楊氏掌中雖孫儒勁賊襲破揚州奔竄瀕危濟江再舉幾失而終得者繇

安仁義田頵力戰之功亦足明彼寬仁得士足有一方不與盜賊同也夫淮南之事高駢縱巢入長安罪當死呂用之等蠱駢害民罪當死畢師鐸秦彥擅殺主將罪當死然駢不死於國法而死于秦畢用之守一不死於秦畢而死於行密畢師鐸秦彥不死於行密而死於孫儒殺之不必其罪刑之不必其讎要之凶德參會理無不亡藉勢驅除衆往則克語云盜亦有道信哉

田頵安仁義朱延壽從行密起兵積戰功最高江淮甫定獨三人猛悍難制行密皆伺其釁翦

鋤之楚滅而韓彭誅蜀亡而鍾鄧死上方行景風之賞下已懷雲夢之懼功成以後禍每不免抑人心之悲望難齊得國者以忍止亂大爲漢祖小爲行密各有無可如何者乎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